

中国跨世纪全新小说精品库

隐痛



隐 痛

新 历 史 小 说

I247.7
1064

I247.7
1064

58263 106

47

作家出版社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隐痛：新历史小说/文平编，—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1995. 10
ISBN 7-5063-0997-1

I. 隐… I. 文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 247.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8586 号

隐 痛

主 编：文 平

责任编辑：长 满

装帧设计：万 夏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 刷：通县永顺商标印刷厂印刷

经 销：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 数：336 千

印 张：14

版 次：199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997-1/I · 988

定 价：18.8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，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寻找遗憾

——序《新历史小说》

从维熙

答应写此序文之前，我询及此书编者：“新历史小说的概念是什么？”

答曰：“以新的视角或以新的叙事手段，重新切入历史的圆周的作品。”

回答不仅挺有尺度，并且不乏新意，我便有了几分写此书序文的兴味。

中国历史从远古走来，已然有好几千年了。有良知良能的文人，编织其间的真实经纬，为后人留下闪耀着中华民族魂魄的一部部大书。而屈从于政治功利和贪恋于官场仕途的历代文人，却也留下过强奸历史、涂改历史的污垢文字，只不过历经时间老人的一次次严酷地筛选，到了二十世纪已残存无几罢了。因而，我想：新历史小说的概念，除了编者提及的艺术表现手段的更新之外，怕还是离不开“真情”二字。

选编进新历史小说集《隐痛》中的作品，有早已为读者熟知的张宇、尤凤伟、叶兆言、余华、蒋韵等知名作家；亦有近两年才逐渐被读者认知的文学新秀高健群、姜凡振……陕军中的高健群以一曲苍凉的长笛《最后一个匈奴》，杀入文坛，并令

读者不得不信服其创作上的潜在能量。《大顺店》则是作家文学潜能的又一次挥发。在某种意义上讲，高健群除了沿续其“长笛”雄浑风格之外，似更少了文字羁绊，以一个貌似残荷败柳似的女性，勾勒出抗战年代民族的内在魂魄。

在新历史小说的作家群中，张宇是我比较熟悉的作家。如果不是我记忆误差，在福建武夷山的一家宾馆，我曾与他对坐进行“方城之战”。他写小说像搓麻一样机敏，昔日他的中篇《活鬼》，曾使我这个沉落过底层的右派，为书中的活鬼右派唏嘘涕零。他善于将文风中的犀利隐形于调侃幽默之中，把悲剧包装上喜剧的外壳，是他的拿手好戏。这是很难掌握的一种艺术，而张宇似乎是轻车熟路，此次入选于新历史小说集中的《迷恋猜测》中的部分章节，张宇将其艺术之长张扬至极至，在浓妆淡抹之中，表现出一个中国作家对历史与现实思考的成熟。

前不久，我刚刚读罢尤凤伟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《生命通道》，此部小说叙述方式虽显平实无华，但他的独特的视角，审视了一个被写进县志中的汉奸医生。任何历史年代都产生虚假的英雄和屈死的冤魂。作家尤凤伟以反弹琵琶的之笔锋，寻找着抗日战争题材中被人遗忘的角落，读者首先感知的是作家的良心。《五月乡战》一篇，在某种意义上讲，是尤凤伟挖掘这一题材领域的继续，它以家族的婚恋情仇开笔，而贯穿于作品中的内核，却是民族历史灵肉的演绎。

叶兆言的《追月楼》，似无需笔者饶舌。他笔下的秦淮风情，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杯醇香的佳酿。当今金陵才子群中的这一个，文采愚中藏智，拙中生巧。我读过他的几部中篇和一些散文，记得有一篇是他写朱苏进打麻将的文章，他在文章中把自己写得如同弱智，而把朱苏进写得好像是文学界中严峻的巴顿将军。我

以作家的灵犀感悟叶兆言，他定是一个恭谦礼让、大智若愚型的作家；大凡此种类型的作家，常常是笨拙于外，内秀其中，文学主体（反映作家自身）的含金量，绝对属于头流。余华、蒋韵的作品我读过不少。余华第一部先锋派处女作，是我主持一家出版社工作时出版的，只是由于年龄层次的间隔，无晤面之缘。前不久，我有幸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一个招待作家的酒会上，第一次见到余华，他的小说虽很先锋，人却没有先锋的怪迹。我以“现实主义”祝贺他“先锋”的成功。至于蒋韵，我和她以及她的先生李锐，可以说是忘年之交。她在文坛中目前似无李锐那么声名显赫，但她在文学这座立交桥下，固执地走着属于她自己的那条路。她体态纤秀到有些嗫嚅，但我赞赏她的文学自我选择。在文学的马拉松长跑中，究竟是李锐最先冲撞红线，还是蒋韵超越李锐，却还是个未知数。这是实话。

丛书中的文学新秀姜凡振的作品，我虽无机缘赏析，但是能与张宇、叶兆言、余华、尤凤伟、高健群、蒋韵为伍出现在一套丛书中，当不是涂改历史或包装历史的谎言，而是以文学倾吐对历史和现实的真诚。

95年10月3日于北京

目
录

从维熙·寻找遗憾

——序《新历史小说选》 (1)

高健群·大顺店 (1)

张宇·迷恋猜测 (51)

叶兆言·追月楼 (165)

姜凡振·翠竹 (218)

蒋韵·随园 (267)

余华·古典爱情 (314)

尤凤伟·五月乡战 (351)

大顺店

高建群

1

我是一个魔术师。我的职业是包装和制造偶像。隔一段时间，我就设计出一个穿着大红袄的角色，给世界带来一次激动。知道巩俐吗？她的那件大红袄，就是我给设计的，她一穿上它就红透了半边天。不瞒你说，我还给张晓敏做了一件，让她扮演宋美龄时穿。她大约没有穿，因此她只能屈居巩俐之后。这真可惜了我的一片苦心。张晓敏知道我对她有些微词，她放言说，有一天她高兴了，要开着车来找我，将我扳倒放正，将我淹死。可别将我淹死呀，淹死了，谁来包装你们。

七种颜色中我偏爱红色。红色，眩人眼目刺激人感官的红色，总令我激动。我这一生，一直像一个斗牛场上的西班牙斗牛士一样，横冲直撞，瞅着那片招展的红布片前进。许多年来，我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最近，有一天早晨，当我站在阳台上，瞩望着远处苍茫的群山，瞩望着我的同样苍茫的来路时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我的恋红癖，与我七岁

1

时的一次经历有关。

以上是扯淡，是调侃，是节外生枝，是无中生有有中生无，它完全与故事本身无关。聪明的读者可以跳过去不读。读了的人当然更聪明一些。

2

日本人在拂晓包围了大王庄。它可以找出许多理由解释这一次大杀戮。其中一条是，日本炮楼里的一个哨兵，给这个村子里的人杀了。哨兵在站哨的时候，大约想起了某一个大姑娘或小媳妇，于是荷着枪，离了职守。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本身的。这正是战争的相持阶段，兵源不足，日本人从列岛本土，招募了一群戴着眼镜的大学生们。指挥官想叫这些天之骄子们的白嫩的手，第一次染上血腥。理由其实不必找，来到这块土地本身，就是理由。

全村的人都被赶到了麦场上，一层一层地排满。三八大盖里，压满了子弹。但是指挥官摇了摇头。他希望近距离接触，用刺刀。他是个粗人，没有上过学，当刺刀迸出一股又一股黑血时，他有一种嗜血的快乐。他感到他不光是在欺侮这些绵羊一样的中国人，也是在欺侮那些面孔白白的、手指嫩嫩的、戴着眼镜、穿着还不太合身的军装的日本人。由于家境贫寒，没有上过学，他对那些有知识的人，有一种本能的仇恨。

“举枪……投刺……刺！”指挥官的口令下了。最后一个“刺”字，尾声高高地扬起，然后像快刀切豆腐一样，戛然一个停顿。

在这威严的口令下，没有人敢迟疑。举枪——跳跃——弓

步——出枪！这一切短期军事训练后掌握的机械动作，现在付诸实施。许多士兵，在出枪的那一刻，虽然双臂夹紧，全身爆发，但是，眼睛是闭着的。只有当那黑血，“唰”地一声，溅满脸、溅满眼镜时，才意识到这是杀人。

多吉喜一是一个粗粗壮壮的新兵，大学篮球队的队员。大号军衣穿在身上，还嫌小。他和别人的感受是一样的。一团鲜血结结实实地糊在了他的眼镜上。他首先嗅到一阵血腥，他睁开眼睛时，眼前是一片血红。他想卸下眼镜来，擦一擦，但是没有这样做。他怕稍微停顿一下，自己就会胆怯。透过眼镜朦胧的红光，他又向另一个影影绰绰的人影刺去。“好痛快！”当刺刀穿过心脏时，他想。“真美气！”他接着又想。

“真美气”是那些街道上的粗野的孩子说的话。在家里，因为这句话，他没少受过父母的训斥。他们叫他用书面语言讲话。但是现在，他觉得用这句话表达自己的感受，最确切了。

3

大王庄的人，一茬一茬地栽倒了。中国人像羊。兔子急了还咬三口哩，但是羊不。羊闭着眼睛，忍受，当刺刀穿心那一刻，实在受不住了，才有点不好意思地哼哼两声。中国的土地，也真神，光光的场上，血一落地，就渗下去了，因此场面上并不光滑，并不妨碍日本兵的弓步。

这场大杀戮大约进行了一到两小时。当多吉喜一终于可以停息一下，掏出喷过香水的手绢，擦拭眼镜时，他发现，满场只有一个站着的目标了。他感到有些不过瘾。

多吉喜一平端着枪，向这最后一个目标走去。一定也有许

多像多吉喜一的士兵，同样瞅准了这最后的目标，这一场丰盛的午宴后的最后一道菜。

这是一个大王庄的少女。她穿着一件卡腰的大红夹袄，辫子盘在头顶，嘴在笑着，笑成一个喇叭花。她的背后，是一座小塔似的麦秸垛。少女向麦秸垛靠了靠。向后靠的原因，不是出于胆怯，而是为了将身子靠实，好让枪刺来时，刺得准确一点、省力一点。靠实以后，她解开衣襟，指着左奶奶头下面这个位置，示意日本兵往这里捅，这里是心脏。

多吉喜一大叫一声，平端起枪，一个饿虎扑食，向少女刺去。

于此同时，所有的大日本天皇的这些勇士们，也像多吉喜一一样，去吃这最后的一道菜。

少女很平静。平静得要么是白痴，要么是精灵。她的美丽嘴角高挑着，仍然在笑，好像那刺刀不是捅向她一样。

这少女后来没有死。她成了这支部队的“慰安妇”，或者叫随军妓女，或者再雅致一点，叫军中乐园。第一个享用这个少女的是指挥官，最后一个享用这个少女的是多吉喜一。

至于这个少女为什么没有死，军中有多钟的说法。一种说法是，三八大盖上的刺刀，是匕首型的，刺过许多人以后，刺刀就会发软。因此，当几十把刺刀一齐刺向奶下部分时，刺刀全都弯曲了，蜷了回来。这件事相信是真的。因为自从那场战争结束以后，军械专家们将刺刀从匕首型改成了圆锥型，现在的士兵们，还在享受这种研究成果。第二种说法则趋向于浪漫，人们说，士兵的刺刀在刺的途中，停下来了。他们被她的平静、她的美震慑了，手臂发软，发不出力，他们明白如果杀死她，那将是暴殄天物。他们怀疑这是蒲松龄小说中，那种狐妖之类的

人物。他们是大学生，知道蒲松龄。

4

胡宗南进攻陕北的那一年，丑黄六月，天上下了一场冰雹。冰雹小的像核桃，大的像拳头，最大的像西瓜那么大。揭地的牛，脊梁杆子被打得白花花的，露在外边。院子里那棵老槐树，树股全部被打成了白色的细条儿，槐树披散着立在那儿，像个白发魔女。父亲在地里看瓜，急了，将锅反扣在头上，才没有叫冰雹打死。“光景是没法过了，走，东渡黄河，走山西！”父亲对母亲说。

陕北人遇了灾荒，就往外跑，叫“跑年馐”。人挪活，树挪死。跑的路线一般是三条，一是下南路，一是走西口，一是东渡黄河，走山西。张家畔这一带的人，通常是走山西，祖祖辈辈地跑，跑顺了。

母亲哭着。父亲黑青着脸，不理她。父亲挥动老镢头，把门窗挖下来，又在院畔上起了个壕，把门窗埋了。然后，拉起母亲，又拉起我们兄弟仨儿，上了路。上路的时候，多绕了一截路，到祖坟上，磕了个头。

黄河岸边，八条赤条条的艄公，站在浅水的地方，一边往身上撩水，一边向岸上张望。母亲一身白衣服，脸也生得白。刚往岩石上一站，八个后生腰间的那东西，都直挺挺地端翘起来。母亲羞红了脸，赶紧背转了身子。见我们兄弟仨，还站在那里，傻呆呆地望着，母亲把老小，一把揽到怀里，又伸出两只手，挡住我和弟弟的脸。

父亲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见了，笑一笑，摇一摇头。父

亲过来，接我们上船。船在这里，靠的是老崖，一块船板，支了，我们一家五口，颤颤悠悠地，上了船。

“船开不等岸边人！”艄公们齐声怪叫了一声，船缓缓地离开了岸。

5

船在黄河里行着。浪一会儿把船掀上了天，一会儿，又把船抛向了谷底。母亲有些晕船，脸色煞白，两眼只瞅着自己的脚尖。父亲大约也有一些晕，只是，他努力支持着，伸出两只大胳膊，把我们兄弟仨，搂在了一搭。

艄公中，有一个一只眼睛上蒙了个黑罩的，那只明溜溜的贼眼，老往母亲的脸上瞅。母亲觉察到了，只是不敢吭声。父亲也感到这些艄公，不像一些正路人，他想发作，可是在船上，于是，忍了。

艄公们喊着凄凉的号子。三场号子过罢。船终于靠了岸。这里是山西境了。父亲轻轻地舒了口气。这边是滩，离地面，大约还有一箭之地。八个赤条条的艄公，现在停了桨、停了橹、停了歌唱。他们互相望了一眼，然后“扑通！扑通！”一个接一个地跳下了水。

水只到大腿根儿。水大约有些凉，他们往身上擦了擦水，然后，慢慢地，一个接一个走过来，将光光的屁股，靠在船舷上，将脊背，对着乘客，两只手，垂下来，弯成一个拳窝。

船上还有一些乘客，他们大约是过过黄河的，知道下数。于是，一个一个地，扑到艄公的光脊背上，用手搂着艄公的脖子。艄公开始背他们上岸。乘客中，有一个面皮皱得像老核桃，擦

着铜钱厚的官粉，颠着小脚，鬓上插一朵花的老女人，她选择了最年轻的一个艄公背她。

“伤兵，你可等上了一个好机会！”黑眼罩喊。

“你操你的心去吧！”那个被称作“伤兵”的，回敬了一句。艄公们一阵笑，笑得叫人胆寒。

那伤兵原来是个跛子，他背起那老女人，一开脚走，身子就像摇楼一样，摇荡开了。行走期间，他还不断地腾出手来，挠这女人的痒痒，逗得这女人一阵阵大笑。

6

黑眼罩越过了几个人，后来停在了我母亲跟前。他命令式地说了句：“趴上！”然后背转过身子，垂下胳膊，两只手在后边，蜷成一个拳窝。母亲的脸色已经不像刚才那么苍白了。但是，听到这黑眼罩的声音，又苍白起来。“我有男人！”她小声地说。“男人是男人！我是我！”黑眼罩的声音充满了威严，不允许你违抗。母亲无奈，只好求助地望着父亲。

父亲双脚已经站在水里。他的两只肘窝里，各来了一个弟弟，背上，则背着我。他用一个男人的目光，扫了黑眼罩一眼，继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背就背吧！这黄河上的规矩，我知道，上过一回脊背，这河才算过完！”也许是因为水凉，也许是紧张，我感到，父亲轻轻地打了一个冷颤。

父亲大步趟着水，来到岸边，将我们三个，“扑通扑通”地丢在沙滩上，然后，背转身，抡了抡胳膊。父亲的眼睛瞅向母亲。

黑眼罩大约在母亲的“解放脚”上，掐了一把。我看见，母

亲羞红了脸，只是咬着牙，不吭声，眼神中有一丝恐怖。

终于就要到岸边了。父亲跨前两步，走进水里，一伸手，从黑眼罩背上，取下母亲。然后又返回来走了两步，一松手，母亲端端地站在了地上。

黑眼罩一愣。

“快走！”父亲训斥般地骂了我们兄弟仨一句，然后，牵着母亲的手，大步流星向前走去。我们兄弟仨，起身，跑来拽住母亲的衣襟，磕磕绊绊地，跟上跑。

“过路客！你站住！”

突然，身后传来一声大喊。喊声像响雷一样，吓得我打了一个冷颤。

7

喊声是黑眼罩发出的。

黑眼罩说罢，一步一挨，向我们走来。而那另外的七个艄公，听到喊声，也都掀掉了背上的人，交裆里那东西，“不来，不来”地晃动着，跑了过来，将我们一家五口，团团围住。

父亲朝四下里瞅了瞅，见逃不脱了，就停下来。父亲丢开母亲的手，双手打拱，叫道：“兄弟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那船钱，过河之前，不是已经付了？”

“船钱是付了。可是，这痞巷渡，还有一样规矩，你懂吗？”

“啥规矩，你且说说！算是叫我增长见识！”

“背女人过河，是要付钱的，你知道吗？”黑眼罩仍然不动声色地说。

父亲看黑眼罩一眼，不卑不亢地说：“我不知道！确实不知

道！不过，就是知道了，也是白知道！我没钱！逃难的人，哪来的钱！刚才那几个船钱，把身上都打扫空了！”

父亲说着，把上衣的口袋翻过来，让艄公们看。

“没有钱也行！逃难的人，没有钱才像个逃难的。只是，你这白脸婆姨，不能走，让我们兄弟们要上一回。只几个时辰，就完事了，行路人，耽搁不了你赶路的！”

母亲见说，颤颤巍巍地，站不稳，站不稳，扶住了我的肩头。我们预感到就要有一场大事发生了，都有些怕。可是，这场事情究竟有多么可怕，我们却不知道，甚至，孩子的心里，还多多少少有一份期待，期待发生点什么。

8

众艄公见黑眼罩已经将话挑明，于是不再忌讳，有大声恫吓的，有小声嬉笑的，将个圈儿围得更小。还有一个，大约是个瘦条脸的年轻伤兵，竟伸出手来，朝母亲的腰间，捏了一把。吓得母亲，“吱哇”地叫了一声，腰身一闪。

父亲见状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他身子往下一挫，扎了个马步，然后说：“我张谋儿是属猪的，怕水。见了水，打蔫！可是，只要叫我站到这陆地上，兄弟，不瞒你说，你们八个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这张家畔的张谋儿，拳打陕甘五省，脚踢黄河两岸，你们也该是知道的！”

父亲的大话一排出，倒镇住了这八个艄公。黄河岸边，静悄悄的，只有水波涌到岸滩上的声音，还有河心那响雷一样的波浪声。

父亲继续说：“兄弟，让人一步自己宽，且抬抬手，让我们

全家，抬脚走人吧！这是一把钱钱饭，我们张家全部的家当，都在这里了。我们用全部的家当，买一个平安，这总可以了吧！”

父亲说着，从裤腰带上，解下那个炒面口袋，撂在了黑眼罩的跟前。

黑眼罩将炒面口袋，端详了一阵，然后撩起光脚，将口袋踢远：“你这是打发要饭吃的，还是咋的咧！真真地要辱没我们！弟兄们，咱们闲话少说，不跟他费唾沫了，起手！”

黑眼罩话到手到，一个黑虎掏心挥拳向父亲胸口打来。父亲挥拳格过了。另一个艄公嗷嗷叫着，从后边飞起一脚，踢向父亲的裆部。父亲轻轻一跃，双脚腾空，躲过了，身子又款款地落在地上。

9

突然传来一个女人格格格的笑声。笑声过后，是一串话。话是这样说的：“八个人欺侮一个人，你们好能行哇！我看，这后生是不想惹事，要么，你们八个，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哩！”

听到声音，八个人都一齐住了手。父亲的马步依然扎着，但也不像原先那么紧绷绷的了。

循着声音望去，我看到，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块很大的卧牛石。说话的女人，脚踩在卧牛石上。她穿着一件水红色的裤子，水红色的衫子，胸前挂着一个红裹肚。头发很长，河边的风，吹得头发纷纷扬扬地，好像要带着整个人飘起来。

她的水红色的上衣，一个袖子已经登上了，另一只袖子还在登着。手臂一扬一扬地，露出白色的一段胳膊。她已经停止说话了，但是脸上还在嘲讽地笑着。